

扎溪卡

■伊熙堪卓

我总会在贝玛群培仁波切的诵经声中回到扎溪卡，那时候它距离我已是很久远的往事，sam从伦敦带来的光碟被安放在翁贡草原蒙宜寺的播放机里，扩音器不停反复播放着那首古老的经文——嘎拉恰喀，记忆就那样静止在贝玛仁波切悲悯荒凉的声音中。

时间给予我对往事进行真诚思考的深度与广度，无论我如何回想，那个在草原上手持念珠的女子都如此纯净安详。我想，这是很久以后我愿意让自己被记忆带着回到扎溪卡的唯一理由。

蒙宜寺，盘踞在临近城市的道路旁边，它错落有致的形态如同一位静默的僧侣，引得所有的路人都用相同的姿势仰望看。那是个奇怪的现象，它和车轮与我们的双足共同帖服于相同的平面，人们却总禁不住要抬头去瞻仰它，人们抬头时仿佛仰望着一尊高大伟岸的雕塑。

事实上，蒙宜寺只是一座可以用“小”来形容的寺庙。很久以后我方明白，那是藏人对寺庙和神灵最深刻的诠释：敬畏与爱。

曾经一度我因为迷恋粤语歌曲而总是喜欢聆听王菲那首《般若波罗蜜多经》，在沿海的那座城市里她如梦似幻的吟唱安静了我躁动不安的灵魂。

很多年以后，站在蒙宜寺朱红的大门外看着手持哈达来道欢迎我的僧侣们，我突然想起王菲的歌声，原来我与蒙宜的缘分早就冥冥注定，如同每个藏人的际遇总是在岁月中逐一被时光验证，蒙宜是流光给予我对缘份最好的释义。

多数时间，扎溪卡的温度来自天空，人们依靠铺天盖地的神灵获得温暖。

袈裟的海洋里漂浮着淡淡的檀香味，我有些迷惘。

寺庙背后低矮狭小的僧舍里托嘎堪布苍老坚定的声音回旋在耳畔，他温暖的大手罩在我头顶，慈悲的容颜

如同一轮安静的明月。

我在回忆中明白，即便穷尽一生所有的时光都敌不过那一刻，我需要对人毫无原则的信任，信任那双苍老温暖的手，我信任他也便信任了所有，那些在时光中曾经欺骗过自己心灵的眼睛亦或岁月中支离破碎的际遇。

多数过往从此无足轻重，在那手心的温度中我想要原谅，原谅所有……

老堪布托嘎终年盘腿枯坐在寺庙后那间狭小昏暗的僧舍里，他对人们所有的加持都在完整的昏暗中完成。

坐在老堪布身边，却如同置身于浩瀚宇宙中。

这世间极少有人有能力给予他人如此海洋般浩淼的舒适与安宁感受，真正意义上的僧侣们除外。很多年后跟爱人与张承志先生在京城一家咖啡馆喝咖啡闲聊，那种熟悉的感觉再次浮现，望着先生如同望着一个古老的藏地僧侣。

狭小的僧舍里，堪布的世界如斯广大，天与地也便微细如芥。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僧侣，他们能听见落叶飘坠向地面发出的破碎声响，也能看见岁月擦过人们鬓角匆匆溜走的模样，每每那刻，那些博大宽广的胸怀总会爆发出一声哀伤悲悯的叹息，这叹息迂回于风中缓缓飘向天尽头。

天尽头，连接着松格嘛呢石经城。它静默的伫立于旷野，如同一张虚幻不真实的影像，玄秘清幽。

我站在百米之外无言以对。

松格玛尼城，是宗教放逐于大地上的具象，那种气势恢宏的不容侵犯亵渎和轻慢的庄严令我无言以对。

深邃无垠的旷野中，整体气势非凡的熟褐色石城映衬着灰黄大地和蔚蓝天空，看上去如此淡定从容，从容到令人几乎失去呼吸地勇气。

人们说，松格嘛呢石经坛城延伸向空中有多高，深入大地就有多深，而我看来它更像连接天与地的甬道。它把自己深陷入地底，构架成一座基础坚实的接收塔台，迎接着浩瀚苍穹

传来的神秘讯息，捎带把凡间人的心声传达给天空中的神灵。

刻有经文的石块一块块一层层罗列向天空，虚空中的神灵们沉默解读着石刻上所有的祈愿密码。

端庄美丽的白度母，威武英俊的莲花生、飞天、空行、勇父等栩栩然飞舞于冰冷的石块之上。我曾经企图明了为何藏人由古至今都以执著于改变身边枯燥灰暗的世界为乐趣，人们似乎天生就具备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石头、布匹、树根、泥土逐渐在粗糙黝黑的指尖变为石刻、经幡、木碗、土陶……

我是如此热爱那些干枯灵巧的手，它们如同怀揣魔法的巫师，指尖所到之处世界顷刻变得完全不同。

成堆石块垒叠环绕的帐篷边，我蹲在石刻大叔身旁如痴如醉的注视着那支简陋的刻刀，它轻快的在青石板上舞蹈，叮叮当当吟唱，一行行如同机器雕琢的六字真言或其他真言便整齐优美的呈现在眼前。

当地人说松格嘛呢石经坛城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它始终拒绝着人们对自己体积的人为扩张，很多年以来人们可以无休无止在它的身体上重叠石刻，但决计无法将它的体积随意扩大，每次人们尝试着在原址之外重新叠加石块便往住会一夜之间尽数垮塌下来，反复尝试结果相同。

这世间有众多禀性是遇强则弯甚至于遇强则折的妥协，人们妥协于生活、妥协于命运、妥协于强权、妥协于人际关系、妥协于一切无法改变的际遇，而藏人与松格嘛尼们似乎更愿意妥协于自己的神灵，这样的妥协似乎毫无原则可循。

由视觉的另一端望去，他们是固执的。如同松格玛尼城永远拒绝着强求的扩张，如同老堪布托嘎一般所有的僧侣眼中那方地狭的小经堂和空中的神灵。因为执着，神灵从空中被迎接到大地上，由一种飘渺的虚像变为实像端坐于庙堂之间。

遥望信念如芒尘，无论轮回的风如何袭来，仍不肯远离追随理想的寤舍。

更多时候，扎溪卡的温度来自于人，人们依靠心灵的指引获得温暖。

七月的扎溪卡是人与自然密切关系的重要月份，白色的帐篷散落在绿色的草原和黄色的花海间。

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牛羊、马匹、帐篷纷纷在花海与草海间徜徉，与之一同徜徉的还有我和我的相机，我们像两个突兀的色块紧紧黏贴在扎溪卡的身体上，微小单薄。

孩子安静的呆在我怀中。

十分钟之前他只是我镜头前的某个人像，十分钟后我抱着他坐在草原上，我们像两个苍老的旧同伴默默凝视着眼前的原野。

他五岁，小藏袍在草原风雨的揉搓下已经辨不清颜色，头发们固执地纠缠在一起，同样辨不清颜色，小脸在食物和阳光的作用下更加辨不清颜色。

偶尔，他和我完全听不懂的母语跟我交谈，或者回头把自己啃掉一半的奶糖递到我嘴边，我不爱吃糖，但依然就着那只漆黑的小手咬下小块含在嘴里。

我需要被信赖，神灵或人。

我需要被温暖，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深处。

他的父母就在身边的人海中，却没有有人过来打扰我们。于是，我们在扎溪卡夏季午后的阳光中端坐，朋友般相拥。

多年以后，当记忆跟随那熟悉的诵经声再次带我回到扎溪卡，我确信这片丰硕的草原给予人身体的不只是如画风景或舒适温暖，它带领我远离灵魂中卑污狭小，它令我满足、幸福、感恩并热泪盈眶。

岁月静止，时光停滞游弋，扎溪卡把人牵引到更加接近天空的地方，于是我们温暖着，长久并由衷的借此加热着自己冰冷的躯体和灵魂。

我摊开双手，里面满盛着来自远方的阳光，我依然在怀念它，像怀念年少的某段光阴……

情景高原

泥课桌

■乔加林

已过不惑之年的我，时常回忆起儿时的经历。因时间久远，许多记忆已经模糊，渐渐消失在风尘里，唯有读一二年级时，教室里那一排排的泥课桌，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也抹不去。

记忆中的村小十分破旧，两排土坯垒成的茅草屋，没有围墙，学校周围栽了好多柳树。校长办公室门前有一棵二尺粗细的老榆树，一根小腿粗的树杈上用铅条吊着一块破犁铧，用来传递上课、下课和放学的消息。每当上学放学，高大魁梧的老校长就站在门前，举起手中的铁锤，不停地敲打那块破犁铧，“当当当”的敲击声尽管单调刺耳，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命令，只要它一响起，我们或者全部进入教室，或者一窝蜂地拥出来。

教室是两大间茅草屋，由于室内的两扇窗户常年糊着塑料布而光线昏暗。教室里所用的课桌都是用泥巴垒起来的，一排排秩序井然，好像列队的士兵。初次看到它们，感觉很新鲜，混合有80公分高，宽宽的，分左右两排。每条长桌可以坐五六位同学，中间是过道。桌面乌黑锃亮，仿佛能照出人影儿，那是因为不知被多少孩子用过，才被他们的衣袖磨出来的效果。泥课桌下没有空档，孩子们一进入课堂就立刻变得严肃起来，笔直地坐着，认真听老师讲课，我和村里的孩子们一样趴在泥课桌上一直读到三年级。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泥课桌既经济实用，也最适合乡下孩子张扬顽皮的个性。只要一下课，男同学们便围着

泥桌做游戏、捉迷藏；女同学大多喜欢跳绳或踢毽子。一些顽皮的孩子会在泥课桌上按照妈妈的样子画几个长头发的“大美人”或是画四路棋桌上几盘，只要你想得到，尽可以在上面纵情展示。在泥课桌上趴的时间久了，桌沿边都被磨得顺滑光滑，爱干净的女同学还会找来塑料布铺在上面，再摆上铅笔盒和书本。在那个年代，吃穿都成了问题，用的东西更是没有太多讲究，虽然条件简陋，可谁都没觉得苦，特别是教室里的泥课桌更是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每天清晨，小伙伴们都会三五成群沐浴着朝阳，闻着清新的花草香，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蹦蹦跳跳地去上学，似乎有某种默契，慢慢竟成了习惯。夏日里，个别调皮的男生故意在路边的草丛中走，让清凉的露水打湿自己的鞋子和裤脚。小学的大部分时间是没有家庭作业的，孩子们放学后都要帮家里做家务或者农活，通常是放牛、羊。割草喂牛更是村里孩子们的专利，有时也要为学校做事，拾粪、薅草、浇菜园，每个礼拜还要为学校进行一次大扫除。

那时候村里没有幼儿园，就连乡镇上也没有。村里六七岁的孩子经常穿着开裆裤，跟着父母在田间地头、放牛、放羊、放猪……若是有几个小朋友在一起时，就会打四角牌、斗鸡、捉迷藏，也会在田埂上挖地洞玩过家家或者挖甜草根吃……

时光在不经意中流逝，打开记忆的闸门，脑海中不时浮现出曾经经历过的风风雨雨。我们已经长大成人，童年早已成为远去的记忆，然而那一张张泥课桌仍然留在心底，散发着泥土的清香，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梦回自然

盼雪

■龙玉纯

北风裹着毛毛的雨丝，像幽灵一样游荡于灰茫茫的天空与一派萧条的田地之间，偶尔有颗雪粒愤怒地撕破雨网射向地面，一滚两滚之后又转瞬即逝。老天爷的情绪总是保持着阴沉沉的稳定，灰着脸色感染着它所面对的一切，向人们宣告着这是冬天的主宰。

又一个无雪的冬。

冬天不下雪不知道这里的老天爷是否感到遗憾，在我眼里不是漫山遍野的白色、没有雪花纷飞的冬天，就像看到一个高雅漂亮的女孩突然从坤包里摸出一支烟来旁若无人地叼在猩红的嘴上一样别扭。我的家乡自从我出生一直到我离开每年冬天都下雪，而且特别是到了春节前下得很大很大，大得有时连我那发誓死也要死在山上的猎手爷爷也不好出门，只好百无聊赖地和他的孙子们玩扫开雪用谷子诱来麻雀用簸箩罩的游戏。爷爷不吃麻雀也不用猎枪打麻雀，他说麻雀是山神派来吃虫子的，虽然有时也偷吃地里的谷子，猎手吃了麻雀，猎枪打了麻雀，山神爷不高兴便叫他再也打不着野物了，因小失大不是他的性格也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猎人的所作所为。

我小时候也疯狂地爱着打猎。为了达到让爷爷同意带我去打猎，我和爷爷那宠物——猎狗的关系几乎发展到了亲如兄弟的程度。爷爷见我如此亲近和爱护他的猎狗，终于在一个冬天的某一天说服了奶奶让我走出了她的怀抱，帮他提着盛火药的牛角去山里打野兔。那天前刚好下过一场小雪，山里的雪地上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我不知道的野兽的脚印，每看到一行脚印，爷爷便指指点点滔滔不绝地给我讲着他那让我更加佩服不已的“猎经”。为了我的安全和不影响他的打中率，爷爷总是要我跟他保持距离。山上北风呼啸，我那套在棉衣外的有些大的罩衣随风猎猎飘扬。

那天爷爷一直打到他自己说饿了的时候才返回。我始终一蹦一跳地顶着风跟在他后面没有说过半句冷。爷爷很高兴打了几只大野兔，他说“八”是吉利的数字，回家后可以去卖个好价钱给我买件新衣服让我过个高兴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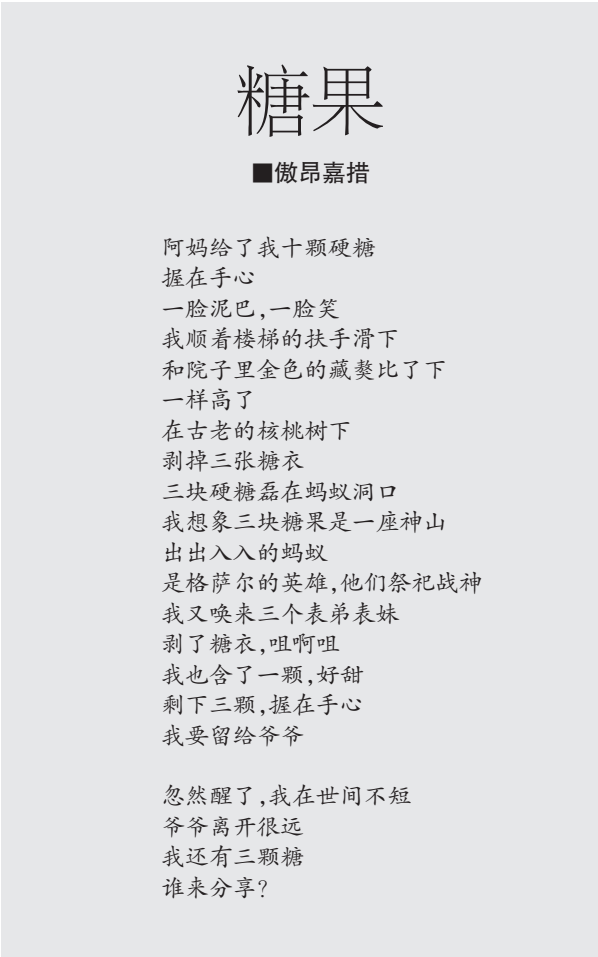
我没说话悄悄地从外衣口袋里掏出早上奶奶偷偷塞给我的一个熟地瓜，变戏法似地跑到爷爷面前拿了出来，爷爷笑呵呵地看了看地瓜又瞧了瞧我，问：“你饿吗？”我摇了摇头。“就算爷爷沾你一点光嘛。”于是一个地瓜我一半爷爷一半，皮归猎狗，一路欢乐。

记得就是那次打猎回来以后，九岁还不到的我便再也不到奶奶怀里撒娇了，虽然妈妈不在身边，爸爸在外忙工作。爷爷夸奖我是个小伙子汉，将来长大后可以接过他手中的猎枪，爷爷这句话让我高兴得连续三天晚上都做一个同样的梦：一个威武的年轻猎手顶风冒雪扛着乌亮的猎枪大步走在雪峰山的山梁上。联想到今天我穿着绿色的军装安心站岗，不能不说基础是从那时开始打下的。

一过春节爷爷就九十有五了。记得几年前我还在南京大学时曾经每年放假回老家去看望他老人家，那时他还经常下地干活身子骨很硬朗，几年后的今天他的身体又怎样了呢？前天收到老家的一封信，信里说爷爷近来有点小病，不过还能出门走动。信里还说近来老家变化太大了：旧时的茅屋今都变成了楼房，过去的穷山沟变成了现在的风景旅游点，就连当时村里最穷的贺老二家今年仅烟叶一项就卖了上万元，……一切都变了，变好了变富了。还说爷爷经常念叨着我的乳名非常想我，说我从从小就男子汉的味儿十足是块拿枪当兵的料，希望我今年能回去过一个春节看望爷爷，顺便也看看旧貌换新颜的老家。

几次探家都因事忙未成行，多少也有些遗憾。有什么办法呢？自古军人忠孝难两全。记得我第一次穿着军装回老家时，爷爷就如此教导我：“纯伢子，保家卫国责任重呀，当兵好！到了部队就不要老想家，恋家的人没出息……”但愿我这次春节又不能回去看望他老人家能得到他的谅解。

窗外的毛毛雨丝还在随着北风悠悠地飘荡。我的思念如同春天的竹笋，正在不顾一切地恣意生长……我在默默地祈祷：老天爷，请你普降一场瑞雪吧！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最好能医治我爷爷的小病，能解除我那为雪相思的痛苦。



冬覆盖不了银杏的黄

■黎大杰

凛冽的不只是风，还有夜。

一夜寒风凋谢树。北风一起，树叶开始黄了，枯了，卷筒了。再吹，树叶就落了，鸟儿般在空中飞，随后，天地间陡然静下来，澄明一片。

银杏叶是冬天封面的占据者，慵懒地独自金黄着，不肯与其它树叶为伍，顽固着不从树上掉，这枚出于于秋与冬的精灵和守望者，硬把深秋往冬天的原野上拽。是的，由秋入冬，一枚落叶在风的鼓吹下，没来得及整理衣袂，一翻转就完成了。

这一切发生，就是北风一夜的事情。风动帘开，起身依窗。楼下是一条又长又宽的大街，中间隔离带种满各种花草，四季都有得开。车子从街面上驶过，如一阵风，沥青路面干净如洗。大街两边栽种有一排行道树，梧桐，小叶榕和银杏。梧桐叶稀稀拉拉

在寒风中瑟瑟，小叶榕叶也多不到哪儿去。只有银杏还是一树黄金，耀眼。

近一段时间，朋友圈都被银杏叶反复刷屏。早上，我在耀目路上，看见一位大爷把银杏树下零落的叶子扫归一堆，准备装入一辆垃圾转运车。我对大爷说，可否不把银杏叶当垃圾扫了？大爷不回头，顾自将叶扫进撮箕，说，每天都有好些人如此说，我不扫难道要让我失业喝西北风不成？

我无语。是的，大爷完成的是生计问题，而我们却更多地停留在生活层面，生计与生活是两码事呀。

银杏树的根在中国，应该称为国树的，其它国家只后有，充其量可叫华侨。这是我在重庆若文章中谈到的，所以一直将银杏树当作高贵之树，如同郭老将银杏树看作为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一样。

蓉城是芙蓉树的天下，但电子科大的银杏大道长廊却成了蓉城另一张

名片，每天来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人比叶子都多。朋友说，每到此时节，遍地金黄，这里的银杏叶不用打扫，随它任意着落，任它北风乱吹，随便拍一张照片，都可堪称冬天的绝版。

摄影发烧友天天都在群里发银杏叶片，有人吆喝要去哪儿哪儿拍，应者如云，某一时刻，我都几乎想去了，无奈工作烦琐，凑不了这份热闹，面屏欣赏也觉不错。一位红衣女郎拖着长长红裙，高昂一头秀发，裙束细腰，大摆之下遍地金黄，如那红裙发出的灿烂光芒一般，瞬间点亮一个世界。

好不容易捱到周末下午，太阳出来，妻说去看银杏，我立马答应。

都京坝是一个有着102年的老迈丝厂，离我不远，可我已二十多年没去过，那年去是为陪一个朋友相对象，记得当时之下遍地金黄，如那红裙发出的灿烂光芒一般，瞬间点亮一个世界。

来，人与车挤爆厂区每天的流量。

咔嚓，咔嚓，一辆小火车载着满身的银杏叶开过来了，这辆曾经转运丝绸的小火车现在成了厂区一道独特风景，轰隆隆围着厂区转悠。来此参观的人不乏在此工作过的姐妹儿，来此，多半是为怀旧，或带孩子，或带孙子孙女，去缴丝车间，去职工食堂，去集体宿舍，去六合码头，看银杏叶到了其次的选项。

妻俯下身子，团一大堆银杏叶，仿佛怀揣遍地黄金，眼睛和脸都亮了，妻捧起叶，纵身一跃，双臂张开，银杏叶漫天空散去，落如雨，落如雪。我忙按动快门，我要让妻孩童般的笑容长久定格在这个金黄的下午。

天气预报不少地方开始下雪了，而南方少雪，南方的银杏叶是季节金黄的雪，我想，无论多大的雪都覆盖不了这盛大的金黄。

在初冬相遇于一场大美，虽有关昨日，有关痕迹，但谁也无法忽略这种周而复始的际遇。

心灵时空